



护林人的岁月在胡杨林的色彩变换中流淌。**这样的日子大体是平静的，但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有凶险，比如至今留在窦和平左腿上的刀疤。**



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构成了两位护林人过去30年最主要的工作和生活。长期与胡杨为伴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弭。

纵使这样，在他们身上，工作还是有那么一些明显的变化：30年前他们还是年轻小伙时，在林子里巡逻的工具不是汽车或摩托，而是奔腾的骏马。

夏马勒，在维吾尔族语里意为“风”。20岁上下的年纪，在夏马勒林场骑着马儿奔跑，耳边传来大风穿过沙漠和胡杨后的呼啸。“马儿就是叫马儿，没有名字，它是一匹黑马。骑马就像开飞机一样，特别刺激。”穆太力普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

如今，没有名字的黑马，被摩托和越野车替代。常年受叶尔羌河春夏时节洪水冲刷，林场里沟壑密布，开车没有很方便。摩托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实在骑不了，护林人就靠步行。这样一天下来，大概有15公里。

“今天这里是，明天再换一个地方。自己负责的林区转一圈，一个礼拜就过去了。”穆太力普说。通常他们在连续巡林一周后，

会轮休一天。每年开春以后，直至仲夏，这段时间是火灾的危险时期，他们往往连轮休也放弃了。

一年四季，胡杨有三种颜色。那些外界经常看到的风景美照中，夏马勒胡杨林一片金黄，金色的胡杨在蜿蜒的叶尔羌河水映衬下，成为沙漠绿洲中最宝贵的画面。金胡杨只出现在每年10月，之后南疆入冬，胡杨的叶子掉光，变得光秃秃的，整片林子也就灰蒙蒙了。待春夏来临时，新叶萌芽，胡杨林再变成绿色。

护林人的岁月在胡杨林的色彩变换中流淌。这样的日子大体是平静的，但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有凶险，比如至今留在窦和平左腿上的刀疤。

根据窦和平的回忆，那是1992年夏天，看似平常的一天，四个盗伐胡杨的人游过叶尔羌河，进到窦和平负责巡视的林区。那天窦和平的同事轮休，只有他一人外出巡林。遇到盗伐者时，对方已经砍倒四棵胡杨，每人手上拿着一把斧头。

“一开始我还是按照惯例，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干，给他们

旭日胡杨。摄影/尚小伟

